

查德、利比亞和法國的三角關係

張台麟

自去（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以來，由於查德北方的烏德依（Goukouni Oueddei）勢力和利比亞決裂，並與查德南方哈布瑞總統（Hissène Habré）政府軍聯合起來抵抗利比亞駐紮在查德北方境內的部隊，使得查德問題由原來的內戰轉變成為抵抗外國侵略的戰爭。此次戰事昇高初期，利比亞總統格達費上校（Le Colonel Kadhafi）以優勢的軍力和武器，幾乎使烏德依部衆無招架之力。所幸由於法國和美國的軍事援助，查德聯軍反敗為勝，不但於本（一九八七）年元月初收復了利比亞軍隊佔領已久的東北戰略重鎮法達綠洲（Fada），更於元月底收復了西北戰略要地卓爾綠洲（Zouar），令查德軍民雀躍不已。查德問題由早期的內戰，南北的分裂到利比亞的干預，基本上與法國的非洲政策有密切的關係。目前查德政府軍與利比亞軍的戰鬥仍在進行，雖然法國與利比亞雙方已開始正式進行談判，但短期內恐怕難有樂觀的解決之道。本文將試論查德問題的原由，並對法國和利比亞的角色加以分析，俾讓讀者對此一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

一、長達二十年的內戰

查德位於非洲中部（如圖所示），北有利比亞，東有蘇丹（Soudan），西鄰尼日（Niger）及奈及利亞（Nigeria），南接中非共和國（Centrafrique）及喀麥隆（Cameroun），面積為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僅約四百五十萬。一九一〇年被法國軍隊征服成為殖民地，而後於一九六〇年獲得獨立，成為一共和國。查德的長期內亂，基本上是由於本國地理上、種族上、宗教上和語言上的隔閡所產生。在廣袤的土地上，有三分之二的區域是屬於酷熱的撒哈拉沙漠地帶（Le Sahara），通稱貝特漠區（Le BET），包括了西北部的提伯斯地山脈（Les Monts Tibesti）、東北部的安尼地高原（Le plateau de l'Ennedi）、巴庫沙丘（le Borkou）及中部的卡儂（le Kanem）、蓋拉（le Guera）、巴塔（le Batha）等若干荒原。此線以南的三分之一

國的軍人及行政人員對提高當地的生活水準及調和社會文化衝突也有許多的建樹。② 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尤其是一九五七年法國殖民地自治法（即邁向獨立的基本法）的實施，一些曾受過法國教育的當地人開始掌權，這些人以南方黑人居多，而基本上這些人是受北方阿拉伯人的歧視。一九六〇年八月，查德宣佈獨立，在法國人的支持下，由信奉基督教的南方黑人，同時也是查德進步黨（*le Parti Progressist Tchadien*-P.P.T.）黨魁佟巴貝（François Tombalbaye）出任總統。由於佟巴貝曾經和居住在中國、北部的回教阿拉伯人有過衝突，上臺後，力除異己，實施一黨獨裁政治，大量起用南方黑人，完全控制整個查德的行政部門與政策。一九六五年，法國殖民影響力漸弱，終於在十月二十七日，查德中部的居民憤而起義反抗，造成數百人的死亡，從此查德陷入長期的內亂與外患之中。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蘇丹、阿爾及利亞及利比亞鄰國的支持下，北方的一些回教居民成立了查德民族解放陣線（*le 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du Tchad-Fronlinat*）反對組織。一九六八年，該組織由曾任查德司法部長的斯狄克（Abba Sidick）領導，開始擴大叛亂。在此情況下，佟巴貝向法國請求援助，法國也因此根據一九六〇年兩國所簽訂的共同防禦協定，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二年之間總共派遣了三千多人援助查德政府抵抗叛軍。此舉乃是法國首次派兵直接干涉查德內亂，不但有效地壓制了叛亂的部隊，同時也加強了查德軍隊的戰鬥力。此項行動於一九七二年才完全告一段落。法國在軍事援助之餘也提議佟巴貝總統實施若干行政改革，並儘力和查德境內各種宗教團體合作妥協，釋放被監禁的回教領袖。如此一來，查德稍獲短暫的平靜。一九七三年，佟巴貝總統又提出所謂的「文化認同」運動，將查德首都及南部以法文命名的大城Fort-Lamy及Fort-Archambault改為今日通稱的恩加米納（N'Djamena）及薩爾（Sahr）。佟巴貝也將其原基督教教名 François 改為 Ngarta——偉大領袖之意。另外查德進步黨也改稱為全國社會文化革命運動（*Mouvement national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t sociale*）。南方人還必須遵行祖先所遺留下來的祈禱儀式——Yonda。這些措施引起了一般人民普遍的反感。③ 不久，佟巴貝變本加厲，率先開始迫害基督徒，同時也對法國採取敵對的態度，利用新聞媒體攻擊龐畢度總統（Georges Pompidou）。佟氏不顧反對的聲浪，大肆鎮壓學生運動，並逮捕若干軍事首長，如吉哥將軍（Général Digo）和瑪隆將軍（Général Malloum），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的一次軍事政變中被殺，結束了佟氏十五年的執政。瑪隆將軍被推選為總統。

自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二年之間，法國的軍事干預並沒有將查德北方的反對勢力完全瓦解。一九七二年，北方圖布族人（*Les Toubous*）烏德依（Goukouni Oueddei）——提伯斯地區宗教領袖之子，與哈布瑞（Hissène Habré）——曾擔任過佟巴貝

註② *Ibid.*, p. 413.

註③ Jean Mathieux et Gérard Vincent, *Aujourd'hui (depuis 1945)*, Masson, Paris, 1980, p. 380.

政府中高級公務員，兩人脫離「查德民族解放陣線」，共同成立了一個「北方軍事委員會」(Le Conseil de commandement des forces armées du Nord)，這個叛亂組織曾經在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七年之間，綁架了一位法國人類學家克勞斯特(Françoise Claustre)，並殺害了法國談判特使，而令法國當局震憤不已。未久，烏德依和哈布瑞兩人對於利比亞總統格達費上校要求查德烏蘇走廊(Bande d'Aouzou)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歸屬於利比亞的問題上意見不合而告分裂。哈布瑞失敗逃向南方，烏德依也因此得到利比亞的大力援助，整編部眾，加強軍力，於一九七八年二月控制了查德北部。為對付日益猖獗的北方叛軍勢力，查德總統瑪隆於一九七七年同樣地要求法國總統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予以軍事協助。一九七八年八月，瑪隆總統和哈布瑞達成協議，聯合執政，哈布瑞被任命為總理。一九七九年二月兩人亦告決裂，互動干戈，由於此次戰亂擴及南方查德首府恩加米納，造成黑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和基督徒與回教徒之間的互相殘殺，情況嚴重。瑪隆總統也於該年三月辭職，查德幾乎成為無政府狀態。在此情況下，法國似乎也不願再介入，而沒有採取任何行動。^④最後在奈及利亞的調停之下，召集了查德境內十一個獨立組織共同研商解決之道。經過三次會議，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簽署了一項拉哥斯(Lagos)協定，成立「全國臨時聯合政府」(Gouvernement d'union national de transition-GUNT)，共同推舉烏德依及卡木蓋(Colonel Kamougue)二人執政。一九八〇年五月，烏德依當選為查德總統，任命哈布瑞為總理。至此以後，查德內戰似乎就是成為這兩人互爭長短，浮沉替換的寫照。^⑤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哈布瑞與烏德依再度分裂，由於該年六月烏德依曾與利比亞簽署了一項友好合作協定而得到利比亞的軍事援助，哈布瑞不敵而逃往蘇丹。一九八二年六月，在埃及和美國的支援下，^⑥哈布瑞率其部眾大舉反攻，擊敗烏德依，當選查德總統。一九八三年五、六月間，烏德依率領其三千部隊，在利比亞全力支持下輕而易舉地佔據了查德三分之一的領土，包括阿貝謝(Abêché)及法雅拉哥(Faya-Largeau)等大城。面對利比亞格達費總統全力支持烏德依南進的形勢下，法國於該年八月實施了一項名為「蒙大」(Manta)的軍事行動，派遣三千名部隊援助哈布瑞政府軍。一九八四年一、二月間，法國又提出了一項軍事部署計畫，就是以查德南北十六度線為界，互不侵犯，任何欲越過此線所採行的軍事行動都會受到法國毫不保留的攻擊。一九八六年二月烏德依部眾仍不時對南部哈布瑞政府軍的據點加以攻擊，法國再度實施一項名為「老鷹」(Epervier)的軍事行動，同時也強調十六度線的重要性。^⑦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烏德依洞悉格達費欲併吞查德北部的野

註④ Ibid.

註⑤ Le Figaro, le 18 dec. 1986, p. 2.

註⑥ Le Monde diplomatique, février 1987, p. 13.

註⑦ Le Monde, le 13 fev. 1986, p. 28.

心，乃與其交惡，^⑧烏德依被留置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其部衆一以圖布人（Les Toubons）爲主，宣佈與哈布瑞政府聯合，要求哈布瑞政府提供軍事援助以便擊退利比亞駐在查德北部的軍隊。因此哈布瑞總統於十一月十四日第十三屆法非高峯會議之中，便正式向密特朗總統（François Mitterrand）和席拉克總理（Jacques Chirac）提出支援查德收復北方領土的計劃，當時法國的反應並不十分積極。^⑨十二月十三日，利比亞對查德北部三大重鎮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所幸美國提供一千五百萬美元的經濟援助，和法國的軍事援助纔使哈布瑞政府軍及烏德依部衆得以轉守爲攻，反敗爲勝。

經濟上來說，查德是非常的貧窮落後，該國年平均國民所得每人僅爲七十八美元。^⑩目前查德政府幾乎無力支付公務人員的薪水，百分之六十的國庫薪資須付給軍人。國防預算佔全國總預算金額的三分之一。一九八五年全國總支出約爲五億法郎，而國家總收入僅爲二億法郎不到，不足金額多由法國資助。^⑪也因此十一月面對利比亞的攻勢，烏德依的人民軍部隊（Force armée Populaire-FAP）毫無招架之力。直到本年一月初，在美法兩國援助下，才由哈布瑞總統的查德政府軍（Les Forces Armées Nationales Tchadiennes-FANT）大舉反擊，收復了東北的戰略重鎮法達綠洲及西北方的卓爾綠洲。哈布瑞總統目前面臨的困境是，一方面由於軍事上與經濟上完全依賴法國和美國，本身毫無能力抵抗利比亞的軍力。二方面由於法國採取較爲保守的政策，不願意查德戰事擴大，造成與利比亞的直接衝突。也因此哈布瑞總統不斷地召開記者會呼籲西方強國能了解利比亞的野心，支持查德收復北方領土，達成查德統一。他曾強調，「雖然全世界的人，如同法國、美國一般都指責利比亞的作風，但是事實上，沒有人真正願意做一些事來對付利比亞，這是很可悲的現象。利比亞可算是強國，而查德連豐富的自然資源都沒有，更由於二十年來的內戰，使得查德根本沒有真正的軍事力量。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們仍要依靠法國，請求他援助我們抵抗外來的侵略的原因。但是不幸的是，我們總是碰到法國猶豫不決的態度。」^⑫

二、利比亞與查德的關係

哈布瑞總統在接受法國世界報（Le Monde）訪問時指出，自從一九七一年以來，格達費就開始對查德北部的居民進行有計

註^⑧ *Le Figaro*, le 18 dec. 1986, p. 2.

註^⑨ *Le Monde*, le 14 nov. 1986, p. 6.

註^⑩ *Le Monde diplomatique*, février 1987, p. 12.

註^⑪ *Le Monde*, Sélection hebdomadaire, du 11 dec. au 17 dec. 1986, p. 5.

註^⑫ *Ibid.*

查德、利比亞和法國的三角關係

劃的安撫與籠絡，核發利比亞的國民身分證予烏蘇走廓及提伯斯地區的居民，邀請各部落的領袖去利比亞訪問並優予禮遇，充份供應衣物及生活必需品予當地居民，同時也大力宣傳所謂利比亞與查德共為一體的論調。當利比亞掌握了一些居民後便開始在烏蘇走廓附近定居生活。^⑭他又說，雖然當時北方各部落團體經常共同研商關於利比亞人撤出烏蘇走廓之問題，但是因為查德內政部本身意見分歧，無法達成有效的協議，而造成目前混亂的情況。^⑮

對利比亞總統格達費而言，查德問題是非洲問題，應該由非洲當地人民來解決。事實上，利比亞與查德——尤其是北部，兩國有著長遠的歷史淵源。十七、八世紀時，兩國的商業關係非常密切。十九、二十世紀，在利比亞的沙努西亞王朝 (Sa Sarous-siya) 統治期間，利比亞人也曾大量移居到查德中、北部地區。基本上，查德北部和利比亞南部的居民有共同的歷史與文化，惟後來由於殖民帝國任意劃分疆界的結果，而使得若干種族，部落造成分裂。^⑯一般分析，格達費欲控制查德有以下若干原因。第一，格達費由其「第三宇宙論」為出發點，認為北非撒哈拉區具有共同的文化 and 種族背景，因此應該予以統一，成立一個撒哈拉聯合國。^⑰關於查德問題，他表示：「查德的安全與利比亞的安全是息息相關的，利比亞的土地和查德的土地是同一塊土地，因為查德人民和利比亞人民事實上是同一民族。」^⑱第二，自一九七〇年以來，由於利比亞鄰國埃及和蘇丹都成為較親西方的國家，因此不希望查德也成為親西方的統一國家，造成利比亞在北非孤立的局面。^⑲第三，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查德總統修巴貝曾與利比亞簽定了一項條約，同意利比亞人民可在烏蘇走廓區域自由居住遷徙。格達費希望根據此一條約，早日併吞烏蘇走廓及提伯斯地區，同時也可開採該區的礦產。^⑳第四，一九七九年以來，格達費就支持拉哥斯協定下所產生的合法政府——全國臨時聯合政府 (GUNT)。一九八三年烏德依總統被哈布瑞推翻後，逃往北部，仍保留原政府名稱。格達費大力援助烏德依，圖伺機南下奪取查德政權，而反對由美法支持的哈布瑞政府。由於以上的背景，因此格達費在元月初接受法國解放日報 (Libération) 訪問時對查德戰事持以下完全不同的看法。第一，關於烏德依部眾與利比亞軍隊衝突一事，格達費強調利比亞與查德根本沒有發生過

註⑭ Ibid.

註⑮ Ibid.

註⑯ Alain Gresh, "Les visées et les craintes du régime libyen", *Le Monde diplomatique*, février 1987, p. 12.

註⑰ Oye Ogunbadejo, "Qaddafi and Afric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 Studies*, 24, 1(1986), pp. 32-68, at p. 35.

註⑱ Elce et Hesse, "La France et la crise du Tchad d'août 1983: un rendez-vous manqué", *Politique Étrangère* 2/85, 1985, pp. 411-418, at p. 414.

註⑲ Alain Gresh, "Les risées et les craintes du régime libyen", *Le Monde diplomatique*, février, 1987, p. 12.

註⑳ Ibid.

戰鬪，而是由於烏德依政府內部領導階層的轉換所產生的衝突。所謂烏德依被格達費拘禁在的黎波里一事全屬謊言。^②第二，關於利比亞軍隊在查德一事，乃是因為烏德依的手下綁架了二十幾位利比亞派駐全國臨時聯合政府（GUNT）中的技術合作人員，因此利比亞派遣了約一百名軍人到查德若干重要據點去尋找那些技術人員，這也是利比亞政府的職責與權利。而這一百名軍人被哈布瑞用作藉口而獲得美國與法國的支援。^③第三，關於謠傳烏德依被拘禁一事，格達費說：「自從全國臨時聯合政府領導階層改變之後，我們就很為烏德依的安全而擔心，因此我們將他移送到一處較安全的地方，所以他會以為是被拘禁了。烏德依一直在我們的保護之下，但是他可接見任何人。烏德依是我的朋友，他也自認為是利比亞人。圖布人和利比亞人是同一民族，我最近看過烏德依，不久還會去看他。即使他不再是聯合政府的主席，我們仍會承認他是提波斯地區的最高領袖。」^④最後格達費也提出建議希望法國不要介入查德的問題，因為查德衝突不是一朝一日就可解決，甚至拖上百年都有可能，因此法國實不必與利比亞交惡一百年。再者，即使哈布瑞及烏德依兩人都消失了，而未來仍會有另一個哈布瑞及另一個烏德依。^⑤格達費的解釋似乎顯得較為牽強，但由此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查德問題的複雜性。

三、法國對查德的非洲政策——舉棋不定

基本上，從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到季斯卡，法國第五共和的非洲政策是以援助開發和維持政治穩定為原則，同時也以建立元首之間相互的關係與信心為前提，但是對人權的尊重及民主制度的發展則較為忽視。另外，法國也透過軍事合作協定，在必要時派遣軍隊援助或干涉變亂國，以維持政治秩序。一九六九及一九七八年法國派兵援助查德及薩伊兩國即為例證。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總統上臺後的非洲政策可以說經過了兩個階段的演變。第一個階段是一九八一年五月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由於密特朗總統於早期擔任在野的社會黨領袖時，嚴厲反對戴高樂與季斯卡對非洲的軍事干預政策與支持若干非洲獨裁總統的政策，他上臺後，不但將原「外交部」改為同義異字的「對外關係部」，同時也將原主管非洲事務的「發展部」改為「合作部」。密特朗任用原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教授考特（Jean-Pierre Co）為合作部長，主管非洲事務。考特的作風是無條件地大力援助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提高生活水準，但是同時也強調人權與民主化的重要。然而人權與民主化的原則常是較困難的，正如同巴黎高等國際事

註② *Liberation*, le 5 Jan. 1987, p. 12.

註③ *Ibid.*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務學院主任恰歐 (Pascal Chaigneau) 所批評的，這段期間的法國非洲政策可以說是理想多於現實。^②密特朗這種「人權外交」的原則，產生了兩個結果。一是改變了以往法國只承認國家主權而不承認政府的傳統外交原則。也就是說法國開始對若干非洲國家境內強調人權與民主的在野勢力予以支持。二是以「迫害人權」的理由，使得原本與季斯卡總統較為親密的非洲國家領袖多被排擠。諸如，拒絕接見中非共和國總統達科 (David Dacko)，疏遠與薩伊總統莫布杜 (Mobutu Sese Seko) 的關係，另外法國社會黨黨魁裘斯賓 (Lionel Jospin) 拒絕接見來訪的加彭總統彭格 (Omar Bongo)，但却與流亡在法國的反對黨領袖會面，共同磋商加彭問題。這種政策的改變，一方面由於第五共和成立以來，一直到一九八一年之間，法國社會黨從未與前法屬殖民地之非洲國家建立起直接且有信心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是受一九八一年之前社會黨所擬定的非洲政策的影響，該項政策指出，雖然法國和非洲人民有長久的歷史淵源和特殊的關係，但是對當地若干僅以私人利益為主的寡頭政治將不再妥協，因此過去所有與非洲各國政府所簽定的軍事合作協定將重新檢討。^③在此情況下，這些非洲國家開始擔心法國這種意識形態重於現實利益的外交政策，而採取一些對策。加彭總統曾公開表示，在必要的情況下，將會採取完全親美的政策。薩伊、象牙海岸和塞內加爾也公開聲明，對法國政策的改變深以為憂。^④直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合作部長考特辭職後，法國和非洲國家的關係才又回復到以往的情形。如同季斯卡總統任內的前外交部長龐塞 (Jean François-Poncet) 所云，從此法國的非洲政策又回到傳統的原則上。^⑤

自一九八一年以來，法國對查德問題似乎是採取較保守的態度，如同密特朗總統於一九八六年撰文所指出的，因為早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時法國總理席哈克曾與查德總統瑪隆簽署了一項協定，其中第四條規定，在任何情況下，法國軍隊不得在查德境內直接進行軍事行動或其他有礙維持秩序、重建秩序的行動，因此這些年來法國對查德的政策可以說是沒有改變。^⑥他也說明，雖然查德境內的兩個死敵烏德依和哈布瑞互相爭奪政權，法國總是遵循國際承認的法則，不論烏德依或是哈布瑞取得政權，法國皆會予以承認，因為法國對查德的一貫原則就是——查德的獨立、領土完整及團結統一。^⑦因此從一九八一年密特朗總統執政到一九八三年之間，法國與查德的關係可以說較為淡化，一九八二年哈布瑞是藉美國和埃及的援助而推翻了烏德依政府。直到一九

註② Pascal Chaigneau, "Afrique: de l'affectif au rationnel", in François Joyaux et Patrick Wajzman, *Pour une nouvelle politique étrangère, Pluriel*, Paris, 1986, pp. 340-369, at p. 342.

註③ *Ibid.*, p. 343.

註④ *Ibid.*

註⑤ Jean François-Poncet, "Quatre ans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socialiste", *Politique Étrangère*, 2/85, 1985, pp. 437-447, at p. 442.

註⑥ François Mitterrand, *Réflexion sur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de la France*, Fayard, Paris, 1986, p. 121.

註⑦ *Ibid.*, p. 121.

八三年七月，烏德依在查德北部集結了三千部衆，並得到利比亞的支援，向南部哈布瑞政府控制區進行攻擊。哈布瑞總統深知不敵而向法國求助，同時鄰近諸國，如薩伊、加彭及塞內加爾等，眼見利比亞對非洲的野心日益明顯，也力促法國採取若干行動。⑤終於在一九八三年八月中旬，密特朗總統提出了一項「蒙大」(Manta)行動，派遣了三千特種部隊，加上空軍優勢戰機的配合，輕易地抵制了烏德依和利比亞的南進攻勢。雖然哈布瑞總統希望能藉法國援助反攻查德北部，但是法國基本上不願投入過多的人力與物質在海外區域衝突上，同時也不願與利比亞的關係惡化，因此僅以堅守十六度線以南爲原則，如此的部署也維持了一段時間的平靜。

事實上，密特朗總統並不願意長期地將軍隊派駐於查德，法國總希望能夠透過談判來解決查德問題。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七日，透過前奧地利總理凱斯基(Bruno Kreisky)的從中斡旋，法國和利比亞簽訂了一項撤軍協定。法國的軍隊於十一月九日完全撤離查德，然而利比亞的軍隊却不遵守協定，仍在查德駐留。格達費的違反協定嚴重影響了密特朗總統的聲望及法國外交政策的信譽。因爲一方面，一般民意認爲密特朗總統和國際公認的恐怖活動幕後指使者——利比亞的格達費打交道實屬不當；再方面，此次格達費的背信行爲使法國顏面盡失，使法國人頗有「賠了夫人又折兵」之感。⑥然而密特朗總統對此一事件並不認爲是失敗，因爲他自認是爲和平而努力。另外他也認爲「蒙大」行動是成功的，因爲在十五個月的軍事行動中，法國僅損失了一架偵察機，其餘人員皆無傷亡，雖然格達費未履行撤軍協定，但至少沒有再越過「紅線」——十五度到十六度線區域，南犯哈布瑞政府控制區。⑦

去年十二月中旬，烏德依部衆與格達費交惡，重新和哈布瑞政府聯合抵抗利比亞在查德北部的駐軍，使得查德問題由南北內戰轉變爲對抗利比亞侵略的戰爭。這種情況也令法國對查德的政策顯得有些矛盾和舉棋不定之感。基本上，目前法國正處在「左右共治」的階段，密特朗總統和席哈克總理都了解軍援查德的費用龐大，同時他們兩人都不希望與利比亞關係惡化，而對法國中東政策及營救法國人質有不利的影响。因此，雖然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法非高峯會議上，密特朗總統表示將協助哈布瑞總統完成查德統一和維持領土完整的計劃。然而十二月中旬，利比亞大舉進擊查德北部欲消滅烏德依部衆之際，法國並沒有立刻對哈布瑞提供軍事援助，而只是一再聲稱絕不允許利比亞的軍隊越過十六度線以南。⑧直到十二月底，戰事日益緊張，法國和美國才開

註⑤ *Ibid.*, p. 123.

註⑥ Elice et Hesse, "La France et la crise du Tchad daout 1983: un rendez-vous manqué avec l'Afrique", *Politique Etrangère*, 2/85, 1985, pp. 411-418, at p. 417.

註⑦ François Mitterrand, *Réflexion sur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de la France*, Fayard, Paris, 1986, p. 124.

註⑧ *Le Figaro*, le 17 dec, 1986.

始大量以軍需物資援助查德。哈布瑞總統利用這一新的情勢，立刻採取攻勢，不但阻止了利比亞軍隊的南伸，並於本年元月初收復了東北重鎮法達及西北大城卓爾綠洲，而將查德問題引進了另一個階段。

四、和平解決的可能性

對哈布瑞總統而言，元月初的勝仗更加強了政府軍的信心及正統性，因此希望能趁勝追擊，將利比亞的軍隊完全趕出查德北部。在元月十七日的記者會上，哈布瑞宣稱：「目前的軍事狀況是相當有利的，我們的目標很清楚，我們希望收復查德所有的失土。」^④哈布瑞認為此次查德戰事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但是問題在於，查德自身的軍力薄弱，哈布瑞總統的計劃必需依賴法國的軍事援助才可達成。目前法國在十六度線以南的卡萊特 (Kalaït) 設有一重要軍事補給站，專門供應武器、彈藥、汽油及醫藥用品等給予查德政府軍和烏德依部眾。二月八日，法國又從查德鄰國中非共和國增調一千名部隊去查德，以預防利比亞可能發動的新攻勢。^⑤倘使利比亞軍隊真與查德政府軍擴大戰事，久戰不息，法國是否願意繼續提供大量的軍援？

以法國的立場而言，基本上，如上所述，法國不願意擴大衝突，而導致法國與利比亞兩軍的直接對壘。然而以目前查德部隊戰勝的情況來看，法國若袖手旁觀，不予援助，則勢必嚴重影響到法國在法語非洲國家長久以來所扮演的保護者的角色，同時查德也必會立刻轉向美國求援，這是法國所不願見到的。^⑥這也就是法國對查德問題深感困擾的原因之一。

對利比亞來說，查德政府軍元月初的勝利，可以說讓格達費遭到嚴重的一記挫折，尤其是法達綠洲是利比亞部隊在查德北部駐紮的兩個軍事基地之一——另一個是法雅拉哥。同時西方觀察家也一致認為格達費本身正遭遇到若干的困難。一方面利比亞軍隊的內部存在著反格達費的勢力，隨時有發動政變的危險；另一方面利比亞的一些軍官反對佔據查德的侵略行爲，一些人民也開始對利比亞政府有所怨言。^⑦由以上這些因素來看，格達費很有可能，再發動大型攻勢，以便贏得勝利來挽回顏面，進而穩固其政治地位。

事實上，查德戰事昇高以來，法國與利比亞仍維繫著半官方的接觸，雙方皆不願意彼此關係惡化。元月四日，利比亞空軍越

註④ *Liberation*, le 19 jan. 1987, p. 14.

註⑤ *Le Monde*, le 8-9 fev. 1987, p. 1.

註⑥ *Newsweek*, 22 August, 1983.

註⑦ *Le Monde*, Sélection hebdomadaire, du 15 jan. au 21 jan. 1987, p. 5.

過十六度紅線以南對阿哈達市 (Arada) 進行攻擊，造成一死四傷。元月七日，法國也不甘示弱，立刻出動空軍機羣對利比亞佔據的烏阿底城 (Ouadi-Doum) 進行攻擊，摧毀了雷達偵測設施，以作為報復。然而行動之後，兩國也都立刻宣稱攻擊事件僅為單純的一種戰術運用，並非敵對性的挑戰。元月中旬，阿爾及利亞在法國和利比亞的委託下，開始進行談判的工作。阿爾及利亞外交部長依布拉米 (Ahmed Taleb Ibrahim) 主張首先必須避免戰事昇高，其次最好是法國與利比亞皆能從查德撤軍。^④此項建議因過於空泛而未獲任何的反響。二月以來，法國也積極地利用各種管道以便儘速和平解決查德問題。諸如，贊同查德及利比亞雙方直接談判、鼓勵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等國從中調解、同意法國與利比亞進行官方正式的談判；另外非洲團結組織 (Organisation de l'Unité Africaine-OUA) 主席，現任剛果總統奎索 (Denis Sassou Nguesso) 也利用訪問法國的機會進行調停工作，他的和平計劃有三個階段，一是停火，二是外國部隊撤軍，三是查德人民自行協商。^⑤雖然法國總統密特朗拒絕了剛果總統的和平計劃，但是這些作法都顯示出法國極力主張和平解決問題的態度。

對「和平解決」的原則而言，倘若只是空泛的紙上談兵，則根本無補於事。以非洲團結組織的功能來說，雖然該組織一再強調各會員國應絕對遵守源自殖民時代的疆界劃定，但是對利比亞佔據查德北部一事却未採取任何行動。除了埃及總統穆巴拉克 (Moubarak)、塞內加爾總統及薩伊總統公開譴責利比亞的侵略行動之外，其餘非洲國家多保持緘默。許多非洲國家對利比亞多存有恐懼的心理，如尼日和蘇丹，他們甚至不敢公開指責利比亞軍隊在其領土內的活動。元月十九日尼日總統孔傑將軍 (Le Général Seyni Kountché) 提議召開一項非洲團結組織特別高峯會議，以便商討解決查德問題，然而是否能發揮效果，頗令人懷疑。^⑥近日以來，利比亞增調了大約四千~六千名援軍到查德北部貝特區 (le BET)，使利比亞在查德境內的軍隊增至一萬二千到一萬四千名之多，似乎準備發動大型攻勢，同時法國也由中非派遣一千名軍隊支援哈布瑞政府軍。面對此一形勢，查德問題短期內似乎尚難有較樂觀的解決之道。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六日完稿

(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副研究員)

註④ *Liberation*, le 10 et 11 jan. 1987, p.17.

註⑤ *Liberation*, le 5 fev. 1987, p.18.

註⑥ *Liberation*, le 20 jan. 1987, p.15.